



美文欣赏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我所热爱的法兰西女作家尤瑟纳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学会准确估算自己与上帝的距离,是非要到40岁不可的。

很多时候,青春,气宇轩昂得如同一尊惊叹号;或者如同烈日下的群马,轰隆隆跑过去,留下一片弥漫而壮烈的硝烟。

40岁,你刚刚从沸腾喧哗、粗声粗气的青春大道拐向一个略显悄然、低声细语的弯角路上,你内心的“光驱”刚刚被岁月储存了丰沛的内涵。你的前方是万籁沉寂的开阔地,你如一条深潜的鱼在堤岸河水里的清澈中默想一些事情,你的思绪贯穿了你周身所有的脉络,与你的经验浑然一体。此刻,太阳已带着问候滑下屋顶,黄昏在前方依然可以把你照亮,那是你的阅历为你秉烛。你可以

听到秋天沉甸甸的小风在你的眼窝或者鼻翼的凹陷处栖息流连,与你亲密地交谈;你的头上是清凉绵软的云,液体一般流动;身旁是渐次变黑的树木,自由地浅吟低唱;昆虫和鸟类们在落叶、枯草以及灌木中自得其乐地啼啭鸣啾……

气定神闲,一门了不得的艺术!40岁,一生中多么奢侈的季节!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40岁生命就已凋零,她依凭短暂易逝的生物本能活着,年轻是她唯一的通行证,她在浮华中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像昙花无法让自己成为昙花那样,顾不上在自己的土壤中储备一些可供日后盛开的养分。当她红颜褪尽之时,时光轻而易举就把她从人们的视线中掠走

了,成为一株被人遗忘的干枝败叶;另一种人,40岁生命刚刚开始,她埋葬并穿越了青春期特有的晦涩哲学的泥泞之路,再一次出生了,她脸孔上岁月的风尘怎么也抵挡不住由她的内心和智慧滋养出来的坦然的光辉,那光辉是一种言辞,透露着她的内容,如同秋天的大地丰沃富饶、层林尽染,如同一个庞大的国家坦荡和坦然,就像苍老睿智、意蕴悠远,既凄凉又温暖的尤瑟纳尔的脸,穿越穹隆和浮云,穿越历史和光阴,永远地向我们走来,击中我们年轻的心!她从不曾在光中衰老,她只曾在光中死去,她死去得像睡着一样,那颗沉思疲倦的心脏仿佛只是小憩片刻就会重新年轻地搏动起来……

一个叫做阿特伍德的作家曾说,请问是

谁挡住了风?

我不禁自语,请问是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如果说,青春的美是用皮肤来表达的,是用来触摸和感知的话,那么,成熟的甚而凋败的美便是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了,成为一种韵味,让我们感怀,让我们疼痛。除了想念,还是想念。

这也是为什么在落花流水般的岁月中,在浮光掠影的日子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依然有人牢记着那一句迷人而伤感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台词:“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大洋)



漫画看台

汉字听写



生活拾趣

不该输

我老婆有个怪毛病,不高兴的时候就懒得干家务,所以,我特怕惹老婆生气。上周六,老婆突然要跟我下跳棋。我见家里有一堆衣服要洗,还要拖地、抹家具,心想千万不能惹老婆生气,否则,老婆一搁挑子,还不把我累死呀。于是,就偷偷地让棋,故意让她连赢了三盘。也许是我让得太明显了,

这不明摆着有猫腻吗!”老婆越说越气,往沙发上一躺,对我说:“你把那一盆衣服洗了,再打扫卫生,还有,午饭也由你来做。”

上午10点钟,老张来了个电话,大大咧咧地说:“我的电脑中毒了,你来帮我重装一下系统。”我这个人好说话,只要朋友开了口,我决不会说二话。临出门时,老婆看看钟,问:“你回来吃午饭吗?”我回答:“等装完系统起码12点,老张铁定会留我吃午饭的。”老婆说:“那我就不做你的午饭了。”

到了老张家,我麻利地替他重装了系统。我瞅着手表,12点都过了。老张并没有留我吃饭的意思,他歉意地说:“我太太去了女儿家,我就不留你

吃饭了。”他指指筐子里的方便面说:“这两天我都是穷凑合着吃。”我摆摆手,说:“不用和我客气,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

我跑到小摊子上吃了一碗面条。然后,到街上胡乱逛了一圈。回家后,我揉着肚皮,对老婆说:“老张太讲客气了,做了八个菜,把我撑坏了。”老婆瞅

(摘自《讽刺与幽默》)



生活拾趣

管饭

瞅我的肚皮,笑着说:“你是被西北风灌饱的吧。”我听老婆话中有话,心虚地问道:“你这话是啥意思呀?”老婆指着电话,幽幽地说:“刚才老张的夫人来电话了,说让你饿着肚子回家,实在不好意思,特地道个歉。”



漫画看台

内部时尚



老公,我上街逛逛……



姑奶奶啊! 你真要穿出去啊!

